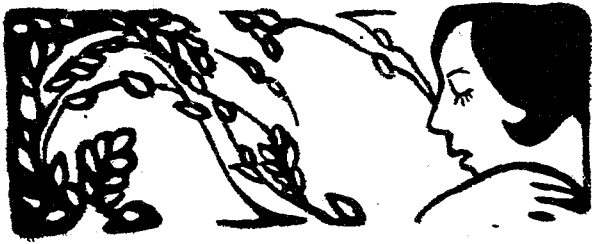


水仙叢書

春 蔓

芳 信 著



上海光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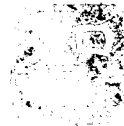
1928

ME
I 246.57
437

水仙叢書之二

春 蔓

芳 信 著



上 海

光華書局印行

1928



3 1763 9937 0

你真的要恨我麼，
你真的這樣忍心地變了麼？
我要走遍世界哭訴
你待我這樣凶惡。

哦你這兩片嘴唇，變得這樣無情，
你怎能說我的壞話，
在美麗的當年你愛我時
我曾親熱地接吻過你的呀！

Have you really come to hate me,
Have you really changed so sadly?
Round the world I'll go complaining
That you treated me so badly.

O ye lips, grown so ungrateful,
How can ye speak evil of me,
Me who lovingly have kissed you
In fair days ye did love me!

-----From Heine's Return Home-----

春 蔓

爲了等待靜來收拾這公寓裏一天爲人工所製造的濁氣，我不惜在月下徘徊了幾個鐘頭；只想望他去睡了便無一點人聲存在的那住在我對面屋子裏不知因什麼事同樣的與我不去睡的那個人，也進去睡覺去了，現在寂靜得如同到了聖廟中一般，除了間或可以聽到的幾聲遠遠的隣院中啼出的鷓聲，和在街上碾着泥土而發出的‘軋’的汽車聲以外——哦，不錯，點綴蒼茫月夜的狗聲，還是依然存在。我屏着氣息而走的雙腳也稍有了倦意，我正好來執筆寫這封許久想

寫而不曾寫給你的信了。

我這寫信的地點是在月光照着我的全身的一個空曠的天井中的一所屏風腳下，我用兩個四方凳子合攏當作一張書桌，桌右燃着一枝洋燭，旁邊圍以一個高而圓的茶瓶和幾本洋書，以作擋風的帷屏使用。我想，你一定會奇怪我為什麼要於這樣的深夜而坐在這樣的地方寫信給你啊。如果我今晚再不吐出一些擠在我心裏和要脫壳而出的小雞一樣的言語，那我今晚不知會窒悶到怎樣的地步呢！

我本想在我的屋內寫這封許能暫時醫治一下我的苦悶的信的，不知怎的，我緊隔壁的室內，前好幾晚並沒有兩個人住，今晚會突如其來的迸出那一男一女壓軋鋪板的響聲。我真倒霉透了！心裏已不知給厭煩鬧成了一個什麼樣子，這樣的響聲還要對我夾攻起來，命運賜給我的，真不知是怎麼一種可怕的東西！擁着頭睡，睡是睡不着的；擱着頭寫，我實沒有那麼忍耐的性情去。

容受那麼怪不自然而且聽了使皮膚起痘疹一樣的東西的響聲，所以只好來在這樣的露天和你盡量的一談了。

春蔓，我要比黃鶯於哀悼落花時唱的輓歌更要哀婉，比少婦於她新喪的丈夫的墳頭哭訴的聲音更要悲切地叫你一聲春蔓了！春蔓！我現在不但沒有了自接你那譏諷我，半不理我的信以後因此而生恨你和仇視你的心情，就是稍微能感傷的情調也都消失了，再也沒有了出眼淚或是痛哭一場的勇氣。我要是能繼續保持我那些時日所有怨恨你的心情而厭惡你。而詛咒你以為就算復你的仇，那我不愁書不能多讀幾卷，日子不會過得如汽車駛過去一般地快；就是自己虛設等到某個時期，憑了以自己的所有，再去愛別的一個女子，在她頭上怎樣的鍾情，怎樣的恩愛，報復你對我這決絕的狠心的幻想，也不會像輕烟般的不知去向。固然，這樣無聊地思想的我，仍舊像一隻飄蕩迷失所向的孤舟，然而

這到底是一隻有韜的船兒呀！我一方面費了莫大的力量建築了這樣一個比較可靠，實是自騙自的空中樓閣於腦中，一方面那恐怖的，狐疑的，甚至絕滅的思想卻又告訴我，“你那以生命換來，快要實現的充實的生活，尙且可以使你變成現在這樣飄渺不定的境遇，你還有什麼美麗的將來？縱有春花一般的燦爛呀，其奈時日已是蕭索的秋後了。”哦，春臺，親愛的人呀！我是再沒有了勇力繼續我那自哄自，卻能因此使生活平安而且甜蜜，對你不應有的恨心！但，我又不能像端節那天在靜寂少人的民大的宿舍內，心裏萬分按納不住地嚎啕大哭出來；或是像去年久望你的信不到，驟然接着你那無緣無故“辭職”的書信，應姊看了也跟着我出淚的傷心地哭着；或是像從前在我們的故鄉，萬氏的花園中，當月亮已西沈的桂花樹的底下，談到我們彼此的身世和未來的希望不得完成時，就你的淚滴在我的手上，我的淚印在你的髮上。哦，哦，春臺，我

既不能那麼發洩一下胸中這與“生”常在的愁悶，那怎樣去消磨這人覺牠短，我覺牠長的日子呢？怪！早先一挨就出的眼淚，簡直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化作了怨恨盈腔的精衛了呀？抑是化作了憂傷滿懷的杜鵑了呢？許是變成了填滿我全身心的疲怠，焦燥，和苦悶的原素了罷。

我的心有時像沒有，沒有得就像一隻失去教牠飛翔的母鳥的小鳥，到處哀鳴地飛着而徬徨；我的心有時又好像有數不清的多，多到什麼也不要人家的回贈，送給只要是我所歡悅的人。但，誰是我所歡悅的人呢？我又憑什麼去得着那人呢？何況我根本沒有了這麼的歡悅呀！那我現在所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維持不了，我實維持不了！以前的日子固苦，却沒有如今這樣的冗長呀！就說我這短命鬼（？），只能活到二十五歲，足足地也還有三年零幾個月呀！如其這些年月統以時日計算一次，該有多少現在這樣不得過下去的一點鐘呢？這比爲了得罪法律受判

決坐八年或十年牢獄的囚徒更要苦！他那受罪的時間固比我的長到不知若干倍，可他還有出獄的期望呀。在他出了獄以後，爲了感覺犯罪是有興味的舉動，他又可從事冒犯法律的運動呀。他於獄中有希望的火在隨身燃着；出了獄門，又可使這火從新如前一樣的照耀。我的無止進的苦悶的時日，怎配與他的相比擬？我要是再問了問自己，把到二十五歲的三個殘年一般的秋冬就這麼苟延殘喘的度過了，以後又該怎樣料理這個無聊的歲月呢？你教我怎樣，我便怎樣呀！哦，你現在已把我當陌生人般的看待了，你又怎肯指點這樣凡夫俗子似的我的去處呢？其實，我最好學做那被囚着的猛虎一樣，用牠威武的腦袋，因厭於束縛的生活的緣故，在鐵欄上亂撞亂碰地致使腦漿濺出而了結一切。但這樣不能再見你一面，不能再和你說一篇斷腸的話，不能和你長久的擁抱一回；就去死，去尋短見，我怎又甘願呢？

我與其到了今日有這樣死不斷氣，活不新鮮的時日，我真後悔不曾捉着從前那幾回爲你而死的機會。我最堅決預備去死的是那回：今年，舊年，哦，前年，——記得是前年四月幾，日子卻記不起了——我爲避免母親逼我回家去的糾紛，趁天色尙不明時，坐了一輛土車，獨自離開多情的你住在那兒的省城，逃往滄港我哥哥的岳父的家中。在那兒多蒙長者的諒解，曾給我十分慇懃的招致：讓我住在他的一所廣大的，面臨青山與綠水的別墅的裏面。逗留了將近一月以後，我的哥哥，嫂嫂，因爲避亂起見，也別下了省城去到那長者的家中。在那裏曾有魚肉的供饌；也曾有圍居的歡樂；可我每日只是想到你在我頭上施予的恩惠而下淚；對着你和棠棠在一塊合照的相片而傷心。最使我驚嚇的是怕亂兵將我們鬧得不知分散到什麼陌生的地方去。我嫌看的報紙，也天天拿起牠來探看省城戰事的消息。身子雖如現在一般的消瘦了，終久我還覺得我未

來的生活充滿了樂趣。記得好像也是天天爲着懸望你的信不來，正在焦急的時候，我的小孩忽而笑嬉嬉地送了你給我的兩張紙的信來。我的喜悅頓叫我忘了懷疑何以只有兩張上下文不銜接的信，直至回到正屋裏，從他們的形色上察出，方知道自己受了他們的欺騙。我先懇切而忍耐地向我的哥嫂要求把那收沒的信件還我，但他們因知我的性格，平時一急尙且要發點“瘋氣”，若果看了你信上說的那麼可怕的消息，豈不是就要瘋去？所以沒有答應給我。我因要求未遂，便氣得飯也不喫，跑回別墅去大哭。他們看見勢頭不對了，也只好拿出那摘下不給我的信，趕緊還我。我滿臉流着眼淚讀完了那幾張信紙，才知道你父親要那麼狠毒對你。當時不是因爲他們都還站在我的身邊，我立時就會搬起兩腿跑到省城去，和那要用硃砂喫蠶你的心，却又不殺死你的父親相決一生死。我心裏雖則緊張到了要破裂的樣子，我面上却裝着平靜，無事。我

是要哄着他們別干涉我，別干涉我不能去見一見那僅可憐爲我受苦的你呀！當他們見着我看完了信後沒有表示什麼暴烈的舉動，也就說了一些寬解我的話，相繼而走了。決定爲你輕生的我，在他們去後，才得能夠盡情的痛哭。嗚，我捧着那信狂吻了千百遍；（至今那信上的字跡還可以看得出爲我的淚所模糊的痕跡）我如狂如瘋地在室中蹣跚了幾十回。我到底不能不實行以這個因你用愛的潔光，才把他那籠罩滿了的陰翳洗淨了的身子作爲你的獻禮。我自從初愛你以起我就抱定了以維特的結果做我對付我們這個不得解決的問題的樣本的。我因知道，像我們所處的這個禮教森嚴，法律森嚴，風俗森嚴的社會，無論如何，是容不了這樣像他們罵你爲做奪人丈夫，到是真心真意愛我的你，和罵我做棄妻不顧，而視你的生命與自己無異的我的。我們看來爲極有意義的愛戀，他們到以爲這是無恥的表示。我們因在一度接吻裏，而發現我們生命

的真價值，他們反而要說這是妖治；淫蕩的行爲。我們與這社會是處於反對的地位，如其我們想生命永遠存在，那我們只有請死來作幫助。所以我決定，萬分的決定上你家去，去完成那齣由我倆做主角而演成的浪漫的悲劇。我換了一身螞蟻色布的舊西服，扣着你親自用手替我用白綾做成的領結；收拾了你贈我的小照及書信，寫了一封致景哥的絕命書，同時還寫了一封信致，現在你不愛了我，她也覺得傷心的素妹：請他們於我死後，把我們所通的信留着作為他們一個可憐爲情愛而天亡的朋友的記念。最後寫到那封告訴你我來省，直接上你家替你報仇的信時，我的淚竟如春雨那樣的亂灑了。哦！我進了棺材都還記得那信上所說的話呀：

我馬上就來，馬上就來看生父逼着把硃砂給女兒喫的慘景！你的父親，不是虎豹，也不是豺狼，他是什麼人都憎他的豬頭鷹！無怪其然的他要把硃砂你喫！實在，他

不應該這樣，他不應該聽你媽媽的勸，答應不處死你，而把硃砂你喫，那他的惡意還勝過貓頭鷹的！墓，你的硃砂要留一半我替你喫！這是費盡千金難買的東西，這是我們用生命買來的東西。這東西是因我倆才有；你萬不能一個人偷着喫，並且要等到見了我時，我們同着喫！不然，那就不啻是有刀在刺我的心呀！墓！在我沒來以前，你要莫進飲食，怕他把硃砂放到飲食裏邊哄你喫呀！至遲我後日可到！我們在塵世的生涯雖是短促，但千萬可別憂傷！人總是要死的。墓，我們這樣的同死，那是死得多有味嘛！我們從前不是同樣感覺以不能死在一塊為心痛嗎？現在已經是機會了！哦哦，怪不得我昨夜夢見我這住處的積水潭前，落花鋪滿了的地上，月光射在日面，映出一種死小孩的臉上一般的顏色；在一堆有團陰影的青草上頭，躺着一對交頸睡着的野鳥。我疑

是雁，等我走近身旁一看，原來是兩隻滿身盡是傷痕，死了的白鷗，倒在那流了幾日的血中。我蹲下去用手撥動血染着翼兒多的那隻時，我還嗅着了好幾口血的腥味；登時打了一個寒噤，接着就醒了！我半夜也不曾睡着，並且時時還從床裏首聞着那種味兒。哦哦！原來這是一個惡兆！原來這對死了的白鷗就是你我！就是這雙薄命的你我！惡夢呀惡夢！二十年來只結束得像這樣一個惡夢！哦，墓，我們前生注定該這樣的結果，那是無可挽回的呀！死得能像白鷗那麼的淒切，又有什麼不值呢？我現在也不怨了我的母親，再也不恨了我不愛她的妻子，她們都是可憐的人！她們比我們的境遇更可憐，因為他們從中阻礙，到底使我們將這齣名優也不敢嘗試的悲劇完成了。我不願多說，我的心急如火！再會，再會，千萬要再會呀！不然，我們不好一道同赴黃泉呀！

我的諸事完畢了，我便走向我哥哥處，問他要點錢做川資。當他們看見我的神色惶惶，臉兒灰白，又像個要走長路似的裝束時，哥哥就問我要錢做什麼用；我被他逼問不過，我便慨然地告訴了他們，我是要到省城去殺你的父親。善於言詞，乖巧，到了現在才知是於我無益的嫂嫂的一翻勸慰的話啊：

“你糊塗得到了萬分！你笨也就笨到了極點！這樣點點大的事也見不到。倘若春臺的爹爹真是要把硃砂給她喫，還會明告訴她嗎？暗地裏弄把她喫就是了。這不過她爹爹用的一種法子，叫她死死想你的念頭的。你就信以為是！你們男孩子真是，只要一信了那個女孩子，那怕是個女孩子放個屁，你們都會說是香的。哈哈！……我還要問你：你說你要跑到她家裏去替她報仇，你又沒有手槍，你用什麼東西呢？動刀動斧呀？警察會來干涉的！真是，太孩子氣

了。想個什麼就要做個什麼。說正經話：你要是這樣懵懵懂懂地走了上她家去，那春蔓報不到仇是小，真的要鬧得送掉她的命就是。……”

我聽了這話有可採納的價值，却又想不出其他替你雪仇的主意，除了僅僅乎可以示弱的哭着和寫一封滿紙淚痕安慰你的信。春蔓，那回我要是懵懵懂懂地跑了到你家去，許能達到把你的父親（我當時打算用鋒快的菜刀，）殺死之後，我倆接着便實行自殺的目的。哦哦，我倆自由的靈魂論不定到要走入這樣圓滿的夢境：是一個春風微颺的月夜，上有萬里無雲的藍天，下是四處汪洋的碧海，在這碧海之中的一個島上。我裸着半體，髮兒披肩的坐在半壁如同古松幹子的石上；你就用薄羅繫體，散髮垂於地的斜倚着我的左腿。當涼風飄拂的時候，你的青絲就像一夥在春日拂蕊之間飛舞的彩蝶。一切都浸在沉默裏——夜鶯因想看破夜陰的秘密，所以停止

不唱他的歌詞；子規爲了這不可思議的偉大，也凝着神兒正在靜思。這時只有那吹着那枝，吸收娥皇的眼淚才生長的斑竹做成的洞簫，你和着那個爲我們朝朝暮暮相思出來的妙曲，直吹唱得這海洋，這天地，……連我們自身都化成一首歌曲。哦哦，這樣“過後興兵”的夢話，說得究竟有什麼益處呢？

當我最後的一個學期完畢了，處於那樣歸家不願，升學不能，日夜因這問題不得解決而焦燥時，景哥却替我籌到了一筆北上的費用。當那費用未曾得到着落時，我自己雖然苦痛，你却比我更爲關心我的前途。那些日子，除非沒有見面，見面以後分開時，你的眼睛總是紅濕，你的聲音總是沈滯。憂，你真叫我沒世難忘呀！

在景哥把這籌錢的消息告訴了我倆以後，我們所害怕的長久的別離也就快要臨到。哦，那日，那腸斷的一日終於來到。

是丹桂飄香的時候，是籬菊垂黃的時候，哦，

我們終於在那樣的一日淒切地分手了。

我長征雖少一切的準備，我却勇氣百倍地踏上了來這繁華的都城之途。但，以這借來有限數目的金錢，怎麼能夠填滿無量這丈深的首都的社會的窟洞呢？

幸而考進了一個不要膳宿費的學校。否則，我是早已成了個餓殍，還能談研究文學或是藝術？

我因了想極力在回憶你的恩情中，以圖忘去目前現實的苦痛：那怕是沒有衣服穿，便去討取人家不要了的；沒有零錢用，便去向人家乞借。是的，我並不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但，你來北京的費用這問題，却把我縈繞得太苦了。真，我知道你是豐衣足食，嬌生養慣了的，倘若因了我的緣故，而要你在異地來受苦，我怎麼忍得心下呢？啊，家庭，家庭已是冤家。啊，親戚，親戚已畏我如蛇蝎。啊，朋友，朋友都是一樣的窮困。誰能幫助我們呢？偷，沒有本領；搶，又無勇氣。真是

缺路呀，啊，真是缺路！無論怎樣的圖謀計劃，這問題總是不能解決的呀！蔓，你想，在這樣緊迫而焦急的時候，人的思想自然會與平時的兩樣些呀！而人家罵我做浪漫派，做名士，做不懂人事的人，就在這個當兒呀！我也明知說天才就是瘋狂之類的话是在譏嘲我，在挖苦我，但我自己除了裝瘋作癡以求掩飾外，我是沒有辦法。

內心的苦悶與外界的壓迫重重地落到我的身上，我真快要沒有力量生活呢！

到你在女師快要畢業，實行要偷走的那幾月裏，我真不知道我的日子是如何過的！我現在告訴你呀：我接一封信，就要躺在那間當西晒的屋子裏邊的床上去痛哭一回的。哦，你的信又那麼不斷的催來！我要慮經費沒有着落，還要顧到走的方法，如何樣纔得安全。若果素妹那封，說接了道哥匯寄她的八十元，可以作她和你倆人旅費用時的信不來，那我不曉得我的眼睛是會流淚到沒有淚流，還是會瞎？我手邊不是緊閉得

一文沒有，我豈肯不到漢口去接你嗎？有錢，非但不要你說到漢口，我並會到南昌去接你的呀！可憐，那次借來寄給你的十元，不是死死地把着，一塊錢也不敢打散：買一雙鞋子，或是一雙襪子；或是從在清華學堂讀書的那個堂兄弟那裏回來時，學堂裏的飯已喫過，不向聽差劉亮借四個銅子買四個燒餅充充饑，去換一塊錢買菜喫飯，那幾塊錢都是莫想寄到南昌。免票我也曾向人家求過呀，但是，熱面皮去靠冷面皮，總是不成。所以我只好作那種鼓勵素妹和你的信，說我們都是處在要節省的時候，一蹙漢口來回的路費，總在四十元之數。我們可積下這筆錢留作別的用處；在路上你們有同伴兩個，只要謹慎，是不會出什麼危險的。到漢口宜住什麼旅館；在旅館當什麼時候上車；在車上需要什麼東西；銀錢要藏在什麼地方；這些話只是無錢的一種掩飾呀！我當真會謹慎得像老太爺一樣？

我自那信發了以後，除了我這點皮包着的

骨頭沒有離開北京，我的心，魂，夢，都一起跟着那信一同投郵走了。不知怎的，那些日子，我特別過得不安，每夜到四五點鐘的樣子，就會從夢中哭醒，甚至一個同樣的惡夢，於一夜中接二連三夢幾次的時候也有。日裏就像冤鬼纏着了似的精神恍惚；飯也喫不了什麼。起呀，坐呀，談話，動作，都好像不是我自己主動。我眼中只是看着你一身穿着通紅的衣服，站在一朵火也似的荷瓣裏邊苦笑。你的父親，一手拿着繫在荷梗上的一根練子似的東西，一手舉着一根馬鞭樣的傢伙，臉上現着半恨半喜你的表情，直至你和那花將要騰空到不可見的境界，他的手就像小孩子玩風箏一般的拿了一陣，你又在那朵祥雲托着的荷花上面出現。當我一想起你那在夢裏苦笑的表情時，我全身的肌肉便會跳動起來，有時並會跳得手脚冰冷，眼眶中滾出幾滴眼淚。我猜想這一定是凶多吉少的惡兆：你偷走時定會被你父親發覺的一種預示。——（因為錢已不成了

問題；所怕的只有這一點。）我不料得你回信來，告訴我你父親的肺疾已經十分厲害，不能和素妹同來；等到素妹來時，她又告訴我你父親的病已到了不治的田地，我聽了只是發怔，並且覺得悵惘。然而要不得的總是這利己心重的人類：我常時在發怔之後，便竊竊自喜：

“你這可恨的老東西！你當日要使你女兒不愛我的堅心，現在到那裏去了？”

不過我還沒有殘忍得只盼望他死，而不願意他好。我一方面固然望他死，就早點斷氣，我一方面還在祝福他活，就快點痊愈呀。因為他的不死不活的病勢才於我有影響啊！哦，我等候着你的消息來臨，我等候着。說不論父親的病是好是歹准來陪我進學堂的你來臨，但是，你那父親終竟沒有看見你不愛我，先先地別下我們去了；而你，而你，而你那麼半譏半罵，“辭職”的書信竟由郵遞於我了。蔓，蔓，蔓呀！你就全沒有想到那信中所帶給人家的，是一個多麼可怕的消息

麼？你何以有這麼大的膽？人家都說女孩子的心是同頂細的磁器一般的薄脆一觸就破的呀；甚至因見人弄死一個蟲，會飯也喫不進，做夢也會夢着蟲的呀！怎麼——？你！你！哦！你，你，你會毫不經意的寄出那樣傷人心的信？虧你！忍得下心！虧你！寫得下手！還虧你形毫不躊躇的發給人家呀！曾經爲你什麼也犧牲了的人，疼你，甚過疼他的父母和他的自身的人，（就你也曾對他發過最莊嚴無比的誓願：有的是「我的心憑天可表！」；有的是「寧人負我，我不負人！」；還有的是「海枯石爛交難懈，地老天荒情豈移？」的詩誓呀！）你會用那樣譏諷的語調去恥辱他嗎？你竟致於認你從前愛他愛得那麼忠誠的人是一種無價值的下流小子嗎？你竟說得出口：從前和他交好的情誼只是一種不正當的結果，爲你那腐敗的腦子所產生出來的惡果嗎？你還敢說你這樣對他是趕不上他之對他的母親及妻子那樣的惡很嗎？墓呀墓，你說這話的時候，曾否

自問過一下，你所責備的人是爲誰才離開他的母親及他不愛她的妻子呢？你不曉得嗎？你不曉得嗎？我的方寸曉得，上天曉得，神靈曉得的呀！蔓，你還記得你會罵那吟『命到爲花原是薄，人如有色總成空，』的同學爲蕩婦嗎？現在，你還會罵人家做蕩婦嗎？蔓，你滴在我衣襟上的眼淚還沒乾呀！你贈給我佩帶的蘭蕊的香氣還沒有消散呀！你給我的約指還合適的帶在我的第四個指上呀！你給我許多信上面的字跡還是與前時一般的生動呀！你那在枕上對我發的誓言，還在神明的座下，我的腦際裏盤旋呀！但是，但是，爲什麼寄出那麼駭人聽聞，辭職的書信呢？蔓，我不是用金錢僱你愛我的呀！我也不是以虛榮誘你來愛我的呀！我是你要我用培植我生命的心血及淚珠來愛你的呀！怎麼等到我的淚血俱已用盡，只剩一個架空的軀體時，你來說這個辭職的話呢？這，這，這，這，也只有你對人說自己是人小心小的蔓敢說敢行呀！哦哦，你從前責備我

不該談的愛情流動的學說，（我並沒談這樣該死的學說。哦，我不過告訴你我在許多作品中曾見到這樣的述說呀！）到底是這個水般性情的你，做了那話的證實！唉唉，上天呀上天！所有以前的惡夢，只是做了這樣結果的印證嗎？

然而人真是怯懦得可憐：接了你那樣恥辱的信，自己萬分決定當晚自殺，却會於堅定的信心裏轉出一個要親耳聽了你說，然後才死心塌地的相信的念頭。這怯懦才該詛咒呀，這怯懦才該鞭打呀！

我費盡千辛苦的，才籌到一筆南回看你的旅費。因了你那次信上——就是最後辭職的信上，一行小字：說你不日要和你母親離開南昌到九江去安排你父親的喪事——所以我到了九江，便在朋友那裏投宿了。並問他們離城多遠是你所住的故居花果園。陳君，（因他的夫人是花果園黃家的女，）告訴你不是住在花果園的黃家，是住在由旱路走便要遇着老虎的南康。其實，爲

了要到南康去看你，老虎喫了也未嘗不甘心；但，旅費到九江已經全行用完了，幾個朋友的手下也都一樣的窘困，那我只好這樣打算：回了南昌，上你家裏去問明白了你的四姊，到底你那九江的家，是在什麼地方，然後好學遊方僧似的化緣化了錢，再去與你相見。

火車是傍晚五點多鐘到的南昌，我過章江門的那道河時，我的心早已化作了不知什麼東西飛到你的家住在那兒的高陸巷了。千也想不到，萬也想不到，你和你的母親已經辦妥了你父親的喪事回來了。蔓，當我一進門看着你時，我的心肝幾乎要碎裂呀！如果沒有一切外界的阻礙，我會如殭屍抱着活人一般地抱着你，永遠不放，直至日月無光，海枯石爛。我以為你見了我，馬上會躲到房裏去再不出來；還好，你沒這樣冷待我；可我終竟有些怨你沒有喊寄娘到一杯茶，或是買點東西到這個遠方行人喫。但這是不緊要的——腸胃要求的滿足，在我看來，本已不

成問題：一兩頓飯餓肚，是算不了什麼的，我當真是那麼下作？幾千里路歸去是計較喫去的嗎？——不過情形看來太難堪呀：愛好的時候，喫香蕉糖，要用親口送把我喫才算的你，到了那時見了人會同見了異方人一樣。這還不傷心嗎？天也不能呀！你的四姊到底是個有好心的人！她若不表示很親切的樣子，招待的週到；你又那樣懶洋洋地坐着一聲不語的，我身傍的茶几上又沒一些瓜子，花生，拿着剝剝遮飾這樣的無聊，大家一味坐冷板凳，那人簡直要差得去鑽地洞呀。總算我的洪福齊天，遇着那樣一個仁愛和善的你的四姊，畢竟你的恩如雨露，允許到素妹家中與我見最後的一面。你雖不會如我們從前約定在那裏約會時的沒有失約，我却奇怪，你的心腸會硬到看了我那麼悲哭的情形而不出半點淚珠；並且你那些唐塞我的活，說出來就像一段做好登在雜誌上的時髦論文呀！

“我把我父親急死了，他雖是因肺病死的，

人家都說他是因我的事氣死的，現在我母親又患病了。誰沒有良心？我到如今還不能覺悟嗎？我現打定主意：除了吃飯穿衣之外，所有一切的大問題，小問題，一絲一毫都不顧問，隨着我母親支配去！我要做一個完全的犧牲的人。一切的幸福都不在我的意下！這事，你怪不得我，也怪不得別的什麼人，這只怪我們倆的命運不好。你的前程也不見得不遠大，以後找過一個相當的人，那是比和我在一塊好出幾十倍！

“你哭是無益的，哭死都是無益的。還是好好地做個人罷！天下無不散的筵席！”

“就沒有半點挽回的餘地嗎？”

“.....”

“沒有，我為什麼還要好好地做人呢？做好了人又怎樣？”

“那做不做，還不是聽你自己的便！我不過這麼說罷了！事情到了這樣，有什麼

挽回的餘地呢？這樣的我，對於你，算得了什麼！何必要挽回？”

“不能挽回當初要好的情愛，連朋友的感情也這麼斷絕？”

“斷絕了好，省得墨記！我過些時，怕要到廣東我的親戚那裏去，我們見面的時候那更少了。只消從前的情愛一冷，朋友的感情也是會跟着消失的！”

“此後我們就沒再見面的日子嗎？”

“有或者有，見了，願意就點點頭；不然，便各走各的，不就完事？”

“我不行！我不行！到底我是無用的蠢東西！哦哦，好快！變得好快！並且好很呀！”

“很嗎！比我很的，你還沒有看見呢！哼，我很！若是真很的，這時候恐怕沒有一個這樣的人在這裏和你談話！”

“真很的怎麼，真很的——？”

“你的耳朵不聽事的嗎？說了真很的，

現在就沒有人在這裏和你談話！”

“這正是你聰明的地方！這也是你事事得勝利的地方！蔓，蔓，請你不用生氣！總只有這一刻會面的功夫！何苦再這樣不高興呢？我們馬上就要散開的呀。我請求你，莫做出可怕的相兒來，使我腦裏好留個永遠記念你的美好的印象呀。你曉得可憐愛你的母親，你也應當曉得可憐這個愛你不減於你母親愛你的我呀！蔓！以前幾多回的爲你傷心，幾多回的爲你痛哭，這事也不用音說，你看我現在爲你憔悴得到了要死的地步呀！人家愛他的愛人是怎樣的愛法，我不得而知，我，確是用生命來愛你的呀！蔓，你念在這點點恩情，無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心血來潮的時候，寫幾個你平安的字樣，從素妹那裏轉給我，我好接到那個信兒，哭一回，笑一回，再狂吻一回呀！蔓，蔓，蔓，你肯嗎？你肯嗎？今生的惡緣莫結得太深啊！免得來

世我們又再這樣結局。蔓，蔓，蔓，春蔓！你——你——你肯……嗎？”

“唔——唔——唔——”

當你這樣似應非應的時候，我是再也忍不住不跪下去了，再也忍不住不哭哀求你！你也大約因為按捺不住了；雖是沒有陪我共滴幾滴熱淚，你却擲下了你手中的那塊帕兒給我揩拭。哦，在我的全生涯裏，我曾經過二次無比的幸福，一次是在新舞臺，我們同做觀客，初次相逢你便把眼睛偷看我的那刻；還有一次就是你把手帕擲與我的這個時候：當我接着你那樣香好的羅帕到了手裏，我並不知道另外還有天地，我覺得包圍我遍體的，只有幸福的空氣。無比的幸福呀！千金難買的幸福呀！這幸福像初熟的李子，又像醃醃的班椒，酸甜苦辣的味兒都有呀！我滿腔憂怨再也不能不發洩了。我可憐的身世再也不得不求人憐惜了。苦就苦在心裏摸不着癢處的傷心，說不出那兒的難過：我難過無常的幸福霎時

間的就要過去，我傷心片刻兒歡樂過後，我倆更要分手。誰知道何日，何時，何地，我倆可以相逢？又誰知道你那時還是不是紅顏佳人，我是不是綠鬢少年？假如我倆就此隔斷了消息，保得定你那可恨的母親不把你的青春暗送與你所不願意的人，你因這樣的含恨，致使模樣消瘦？保得定我不飄流成個浪子，一旦在街頭乞食，你便是那時我所要哀求的貴婦或是夫人似的施主？我越想越傷心了！我越傷心便越要哭了！我到底忍不住地把頭兒靠着你的雙膝上面慟哭。臺，你原諒，你原諒！你原諒我那時候所犯的錯！啊啊，至誠可以感動神靈，真情畢竟沒有買轉你的回心。你沒有答應我的請求，但你表示出的那點情義，却給了我那夜一個再上你家去看你的機會，並且還又因為你走時說了一聲“再會呀！”。

請你莫說我無恥，也請你莫說我討厭！我什麼事不但沒有了別人作主，就是自己也替自己作不了主。我曉得是我自己對你宣言了以後再

不去見你，並且曉得穿那樣髒且劣的衣服是不配去看你。由不了我這樣想，不見你是不行的；是要像三歲的孩童離開了她的娘一樣的不知怎樣就好。然而我在未去之先總要遲疑一回才走。遲疑的情形，多半是這樣：

“這時候不多看一兩回，以後想看，是看不到的；去罷！”

“這曉得她母親會罵不咧？這曉得他肯見不咧？”

“罵大概是不致於罵的，我又不和她秘密地談話；只要是不罵，那就可以去了。想必她自己也不會不見的。”

“坐着不說話總不是道理呀？”

“那就找點在北京朋友們的事情來談談，到是可以混過幾十分鐘的：乘機並可以問她能出去升學不能。”

“行！行！這樣就去罷！”

問答一到了這樣，帽子就到我手裏了。

記得罷？那夜，你正陪着你的母親在屋裏打牌。你的寄娘看見我來了，便叫着說：

“客來了！”

你四姊聽了，揭開門簾一看是我，連忙便走出來陪我坐下談話。你在裏面不知是那個，所以高聲操着國語問道：

“是誰呀？”

四姊就隨口答應着說是我，我那久不給人叫的小名——西園並蒙她把牠譯成了外國文（West garden）那樣的叫了。

“West garden嗎？”

“Yès, West garden.”

“四姊，你來替我摸幾手！讓我去同他談幾句話。”

當時你母親也好像問了一聲你：

“那個啊？”

你笑着回說：

“上海來的朋友。”

我和四姊聽了都也笑了呀，並且四姊厚厚的紅唇還笑得把手帕掩了起來呀！她進去了之後，你便雀子也似的跳了出來。那時，你臉上的顏色是何等的喜媚啊！我不但當時看了會張開口笑，我無事時一想了起來，我臉上不期然的就會露出笑容呀。從前你沒畢業時，你那學堂裏的死規矩不論長矮的人，都要逼着梳一個死難看相的頭：你人長得那麼矮矮，也要梳一個小頭，真把我笑死了。總少看見那天晚上你梳着辮子，髮兒蓬着齊額，身上穿着素色面子旗袍的樣子。你真美麗！你真可人！穿旗袍的女子我看的也多，但不醜的總少。你却矮得好！配合得非常勻均，就像月光底下一支盛開的百合花朵一樣，最好的是腰纖巧得出神。那種樣子，太過易於惹起人家思慕之情了，倘使以前有一個那種裝束的樣子給我看，我真要跪下去吻你腰上那點曲線；或是把你抱到懷中像吻小孩的手一樣痛吻一陣；因為那點曲線像上弦月下風吹動的柳浪呀！大

約是我望久了你的緣故，（我猜想你明白這緣故）你便笑問着說：

“你儘望着我做什麼？”

“你好看呀！”

“討厭，又來說這樣的鬼話來了！你還要胡說亂道，我要躲起來了。”

“不要躲起來！不要躲起來！躲起來，不是看不到“好看”嗎？”

“還要討厭嗎？我——我——”

“好，不討厭！”

哦，你是說不盡的風流，你是贊不了的俊俏。你出來陪我，我已經覺得我自己做了神仙。哦，你還剝橘子給我喫：那個味兒是比在景哥的學堂裏，兩年前的六月，我沒有到這北京來的時候，你剝給我喫的青菱肉的味道是好喫多了。哦，你還伏在燈光底下以輕輕的“唔”聲——不像那次你不答應我的要求時說的——答覆我的問話！那種多情的“唔”聲是比我沒被母親趕跑，留在

東湖住屋中的那間書室裏，——也是兩年前的事——你把那散着着髮的頭，含着情的眼，靠着
我右臂時，以微細而含養音樂般的音調答我問話的“唔”聲，更能使我感覺如同月夜躺在花陰
底下聞着遠笛一樣的快意！哦，你不應允許我極力謀方法外出升學！你不應帶我參觀你自己說
的那不輕易叫人進出的書房！你更不應在你的書房裏拿你母親替你買的心愛的花洋布給我看！
哦，你太不應該按着風琴，奏一支引到當且我們相互戀愛才有的，那如同飲了春醪一般醉的情
態的小桃紅！我恨，我恨我不能上前擁抱你！我恨，我恨我不能唇對唇的吻你！我在一傍傷心，
不知你那時也覺得過去的一切都像好夢醒了一般的感傷不？唉唉！微黃色的燈光底下，你那盈
盈秋水似的雙眸，對着我似望非望地一望，我心裏找不出喜悅了，我遍體只覺得如同浸在霧裏，
不知怎的，竟微顫起來了，連心的最尖那點都酸
溜了。我真無力量，在那樣有死的誘惑的空氣

裏，竟沒有拿起那把你桌上放着的小刀刺死，或是由你的手賜給我自殺於你的腳前。蔓，我的手在那條破嗶嘰西服的褲內伸縮了幾次；我的唇兒嚙嚙欲說的好幾回。我怕你笑話我呀，笑話我那是對你假心狐媚你呀！終於對你忍住了幾句從心上已傳到口邊的話語，假作揩臉地摸去那兩顆不措就要落下的淚珠。

當你從南昌回到你那九江的家鄉，探看你父親的墳墓時，我也回到我的家鄉，對剝奪我的自由的母親與芝蘭，表示我對他們那永不變更的決心。我並非是因你不愛戀我了，便打轉頭去私家庭聯絡：求求幾頓飯喫；求求幾件衣穿；求求幾夜女人的陪伴。蔓，我縱無聊，也不致於會無聊到這種地步；縱下流，也不致於會下流到這種境界。我那次歸鄉，實有我的理由。今兒反正我們是開了話箱子的，你雖不愛聽這種言談，也要請你耐住一口氣，因為像這樣暢談的日子，也是不多見的了。

以前我痛誓同生死的時候，我之所以不敢挺着身子和家裏鬧的緣故，是怕走回家去，直接談判時，他們想出毒計把我監禁，使我不能在中學畢業。卒業不卒業，這固不算什麼，我是怕你因知道我被監禁了，定會着急而生出什麼可怕的變動；而我在家中，半點無恙，一旦得着你的不好的消息，我也定會生出我自己所想不到變故來。我口雖對人講得強硬，不怕他們，但倘使他們真要監禁我起來，又有什麼法子抵擋呢？這是最凶的辦法，我嚇就嚇這一着：所以我母親傳來的口信，我所謂的“岳父”寄來的快信，叫我自己回家去開談判，我總是置之不理。唉，我是有難理他們的苦衷呀！

我在鄉村之中生長養大的，關於鄉人的性情，我是有相當的認識。不要說他們的膽怯，有時候他們的膽，大起來是比過城裏人的；他們暴動起來，也是不弱於所謂的城裏人的，他們的驚聲簡單，他們的性格却粗暴。觸怒了他們，他們

動口動手都是離不開那個“打”字的。我怕他們這麼來，我很怕他們對我們這麼來。我不是怕他們打，我是怕他們奈何不了我，而譴怒你。

“他會不喜歡自己的老婆啊！明日打到那賤貨的屋裏去；抓爛她的臉！扯了她的褲子！脫下鞵來，先打後問：看那賤貨還敢迷人家的老公不？看他還會要那賤貨不？”

像這種字裏飛出血肉的言語，除非鄉下人不看見我的面便罷，看見了後，我便要聽些這樣頭痛的話。我不是絕對不明白自己的錯處的：我曉得我的性格太燥，若不三番兩次的躲着不回家去，見了面時：這是難免不說真言實語。哦哦，如果他們親耳聽了什麼離婚再嫁，這樣的言語就是不把我監禁，怕得也要娘呀，兒呀，老公呀老婆呀扭着一團，鬧到昏黑不見天日。不怕我母親對我怎樣的嚴酷，我如果拚着性命不要去和她鬧，我個人是不礙事，至多不過被人家說醜說惡罷了。你就不行，你就要挨曉使的罪名，並

且實際上還要大受損傷。他們不得出我的氣，是會跑到省城找你的。哦哦，他們的本領太高：探到你姓什麼；叫什麼；什麼地方人；在什麼學校；現在住什麼地方；並且還弄了一個我倆在美爾特合照的相片。他們是會同着人，帶了相片，直接找上你家去鬧的。蔓，你知道他們把我們神聖的結合看成了什麼？看成了娼嫖的姦拐的關係呀。因為這樣，他們才要用出那個“打”字來的。至於什麼是戀愛的結合，為什麼要離婚，他們是不管這些的。不憑媒人作合，不用花燭喜轎結合的男女，就是偷人，嫖堂子。打迷人家丈夫的饕姐，這是不受法律干涉的；捉賊捉贓，捉奸捉雙，照習慣法是最通行沒有的。哦哦，假使這樣口裏嚷着的打，一變而為手動的打，不獨給城裏人大宗的笑話，恐怕兩方面便要鬧到不是人命下台，便是官司了局呢。因為你家是世家，而劉姓又是巨族，刀槍聚會，水火相逢，有好的嗎？說來說去，還不是要犧牲幾個我們這樣有血有肉的人，我從前

寄給你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不就是一個榜樣嗎？

我生平做事，有好多次數是因了面軟而失敗。我自己暗地裏有兩句話視我自己的話是：“有婦女心腸，無丈夫勇氣。”那怕是一場於自身利害有關係的事，只要人家說些軟話，或是做些可憐的樣子，我就會不知所措；我就會沒有主意。只要人家軟求，也許我的肉會割把人家喫。但是對我硬就硬不得：倘若鬥反了，你要東，我就偏要西；你要西，我就偏要東，並且生命可以不要，我都要幹一下的。我屋裏人說我做反骨的理由也就在此。所以，我那時回去了，他們縱是以野蠻的手段對付我，但是不容易使我屈服的：至多不過把形式一方面的我做到監禁的地步。等到我一有了走的機會走了以後是再也莫可如何我的。就是監禁，也不過監禁而已，決不能監得我去和她發生夫婦的關係。我怕是怕她眼淚一把的，鼻涕一把的對我哭呀！我當初和她雖不是以愛結合的美滿夫妻，然而我自與她結合以來，

倆人從來是沒有口角過的；在一陣時，真合了“夫妻相敬如賓，相待以禮”的古語。因為她是我的舅舅的女兒，所以我家裏有很多不能如她意的地方，她都能夠忍受。她性情也還溫和，一般女子侍奉丈夫的好處，她對我應有盡有。記得你沒有畢業時，你校長要替你擇配對你說的：

“人家和妻子很好的；他的妻子掉了一隻環子，馬上就告訴他，他即刻就在胡元興配一隻寄到家中去。你何苦要拆散人家的姻緣？姻緣只有勘攜，禍福才在分開……”，這些鬼話，固然不是對的；我沒有錢用，她的一點點金東西，全給我換了，確乎是真情，並且給我的時候，還要說：

“這要什麼緊！以後你賺了錢，不會打過嗎？”

她待我好這還不算，她過我母親手上那種厲害的日子，還能處之泰然，有了這些當面放不下的面子，我怎麼好去對她面談離婚呢？哦，我還怕他們說，自己有了別的女子，貪圖快活，便不管別人的死活的話呀！但是，堂是自己拜的，紅

羅帕是自己用手揭的，不去見人一騎，叫人死一死心，怎麼問得心過呢！哦哦，人家那裏沒有耍歡度的青春？人家那裏沒有應享受的“夫唱婦隨”的快樂？叫她死了心後，也好去再嫁過一個真愛她的男人。然而，怎好去呢？怎好去呢？就是從前母親不趕得我鷄飛狗走也似的逃亡，我也是有去不得的苦衷呀！

有這種原因，所以我對付家裏的方法，只能做到什麼需要都不仰給於家庭；在信上陳述離婚的利益，公開的宣揚我和家裏什麼都斷絕關係，哦，面談一節，我就從略了。我心裏曲成這話短處的意思是：只要決定主意離婚，並把這種決心對他們言之再三，我一切的責任總算盡了。至於她不依從，甘心喫苦，那是不干我事的。

在你既和我絕斷了恩愛以後，我是無所謂恐懼了。天地，在我看來，都是昏暗無光，這個零餘的身體，自己看來，也不成問題了，還怕他

們監禁嗎？你與我也不成事實了，還怕他們關上你的門嗎？什麼不好意思，不忍，回心轉意，祇都失去了原有的真義。說是去死一死她的心，叫她別要迂想，這話到還有點合乎我的本意。從這點還可表示我對你的忠誠呀。隔別幾年了故鄉的情景，也落得去親近親近：去看看我親手在母校種的楊柳到底有沒有惜別依依的神情；我父親厝在鵬湖古廟的墳兒是不是遭了牛羊的踐踏；還可看看全部鬍鬚都斑白了的九志公公站在橋頭班網的姿勢；江公隄上我同學友們埋的幾十隻毛蟲的碑石還不知健不健在，但是，許多人們誤會了，說我歸去是因為你不愛我，我再回去做孝子賢夫。這種捕風捉影的議論，外面人說說是不甚緊要，你却莫和他們一樣，因了人家說我和你的同學萬女士發生了戀愛，你便信以為真，並且寫信來責備我的相信這樣的無聊言語。莫，我到死都是愛你的，到死都是忘不了你的！就是把骨頭燒成了灰，在每粒灰上都找得出愛你

的學樣！哦哦，那次歸鄉，我的心總算殘忍到了極點，不是得你的力，我真不懂得現在我還有沒有臉面寫信和你談話？

因為我幾年沒有歸家，一些人看我歸去就如餓得了活寶也似的快活。外老祖母，舅母，——就是我以前的丈母娘啦，——舅父，——就是我以前的泰山爺啦——大姊，都一個，二個的走上我的家裏去；七雜八雜的人實在就多。每日總是賓客滿堂，親友盈室：有的人是去看“生客來了；”有的人是去看“不要老婆的；”有的是去看“唱文明戲的；”還有的是去作“和事公公”的。荷山娘子，壺州媽媽，後江灘頭，都跑了我屋裏去。我當時身上穿的是那件，穿到過你家裏的，大紅花格子，絲光愛國布的，短不短長不長的夾襖；腳下穿着一雙半新不舊的長統子的皮靴；手上還帶着那個你贈給我的約指，另外還在你預備偷上北京來，寄放在素妹家中，忘記取回去的箱子裏，拉了一個假鑽石戒指帶着。當

他們的視線全集中於我的身上時候，我就舉起一隻手到臉上摸摸，顯出兩隻戒子給他們看。真的，那些看的人裏面真有中了我的詭計而這樣輕輕地告訴她的同伴的。我記得是荷山娘子說的：

“要死，你看看，手上帶兩隻金戒指啦，只怕是發了財歸來！”

“是，衣裳也是那樣的綢緞的。”

“就是花壞了，像女人家一樣，哈哈！”

我聽到這裏，我心裏就起了一些反感：

“花壞了嗎！花的你還沒見着呢。我祇你們這班俗東西害死了。你們曉得罷，這是我對你們的一種反抗！”

東邊這個問一聲，西邊那個插一句，應答的目的，倘使不在和他們鬧開心，頭不但會昏，那簡直要癱。忙亂的情形到了那種田地，真和城南遊藝園散戲時的騷亂的情景一樣。哦哦，那知道無意思的大天官唱完了以後，到了夜裏就是那

齣使劇中的小生爲難的新安驛——真當得起——齣情節離奇的新新安驛了。在晚餐以後，時候大約是十點鐘，他們看我還沒有到洞房，先還對我有說有笑的“請；”正式的請了以後，看我還不勞駕，於是乎大家就露出了原形。

“拖啊！”

我老娘的命令一下，莫怪，搬腳的搬腳，拖手的拖手，推背的推背，幾乎把我抬了起來。我的力氣算大的，但還是抵不過他們：這隻籠中鷄，甕中鱉，終於被他們捉進洞房去。我有幾年沒返回故鄉，自然我就有幾年沒看見過我那所謂的“洞房。”滿房紅漆漆的擺設，都還與別時差不多的模樣，不過，我那有許多閑情去領略啊！正是：

“無心觀看洞房景，一意安排出難關！”

嘖嘖，好容易有得我出去。老娘脫皮靴；大姊解扣子；舅母扯衫袖；其餘還有些吆喝的聲音，辦理我就像屠夫殺豬一般，這樣脫稅解解，不一

會兒。身上就精光了，除了剩下一件素妹打的背心罩在一件單汗衫上。接着把我抬上牙床，並把被頭攤在我的身上，然後，他們把我的棉袍罩棉袍的夾襖，褲子，靴子，一概拿了就走。門兒在他們走後，也加上了鎖鎖。

“怎辦？天氣這麼冷，房門又鎖鎖着，服從他們嗎？無恥，無恥。一晚總不致冷死！冷死也罷：反正我是爲春寒死的。”

想到這裏，我就把被服推到一旁去，翻身，赤着腳的跳下床來，坐着四仙棹子下邊的交椅上，氣得我也野蠻地亂叫起來：

“不怕你們會捉我進來，捉我到床上去，你們總沒有法子捉我同她睡！”

我這麼說時，她們還在窗子下的壁縫裏窺看房裏的動靜。大姊是小時候玩笑慣了的，所以接着我的話說：

“莫啲！上床去罷！被裏熱騰騰的，何苦要爭這樣的硬頭勁呢，年青的後生家？”

“我爭硬頭勁做什麼？我不喜歡去咧！”

我的母親便如虎似豹地責備着芝蘭說：

“無用的東西，你還坐在床沿上做什麼？他不喜歡你，你不會下來拖他呀！你不會扯落他的褲子嗎？怕什麼呀？你那裏不是花轎抬進門的呀！以後人走了，別再說我沒有替你尋得呀！”

她在聽了這樣的話後，居然起身，下榻凳，走到我的身邊，低微的語音笑着對我說：

“冷罷，去睡罷！”

“哎，你不要來駁氣。我冷不冷，是不緊的。你要睡，你去睡你的好了，你何苦要聽他們的作弄：來和我吵呢？我們若是不上他們的當，我們那裏會鬧出今天這樣的把戲來？你再要聽他們的話，那不曉得事情會鬧到怎樣的田地的……。”

外面又起了一陣聲音：

“不要同他講那麼多，扯了他去睡就

是！”

“去睡罷！一個人做事也要莫做過了份！我又沒有什麼事得罪你，嫌人何必嫌得這麼狠呢！就說你真喜歡她的人。現在，還不是你空喜歡了罷。”

“這是不要緊的。只要我喜歡她，就已經夠了。她喜不喜歡我，那是她的事。是的，你並沒有什麼事得罪我；其實，我也不是因了什麼事嫌你。我老實告訴你，倘若要我同你這樣過下去，那一生世都是沒有快活的。至於你要我講出什麼不能做夫妻的道理，我也不知道：大約我們前世沒有結到緣。”

“我不信，我不會讀書！”

“不是；人家也有好夫妻，不一定倆下都是讀書的。”

“難看，是罷？”

“也不是；好看，難看，這個還有一定的嗎？”

“這不是，那不是，總有一點——”

“一點沒有什麼；是沒有緣：就是月老沒有把我們縛腳的線縛緊，割的什麼理由，我確乎是說不出。至於說你想去讀書，我窮得沒有飯喫，我都願意設法子幫助你。要是講到夫妻團圓這層上頭，那是萬萬做不到的。”

外面的聲音又起了：

“先團圓起，再去讀書就會晚了嗎？”

表便接着這話對她說：

“我要你去讀書的目的，並不是因為想你再做我的妻子的緣故，我是這樣想的：讀了書，一來各方面的事情你可以多多知道一點；二來，讀得能將就也好多一種糊口的能力。別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為你做了女學生，我更會歡喜你。”

外面又起了一陣男性口音講的話語：

“放屁！放屁！動口就要扯到女學生頭

上去！難道女學生的尿上就有花呀！民國世界真“民”死了！你看：有了這班草寇一樣的人，天下得太平嗎？個個女人都到省城去讀書，那省城不要被女學生擠破？芝蘭別問他說那麼多，越聽人越氣；抱他上床去好了！”

說這話的人你自然可以猜得出是誰。我聽了懶做得聲，只對着窗外發了一聲冷笑。她果真隨了那話的尾音上前來拉我了。無如她終久是女子的氣力，怎麼拉我得動呢？她似乎失望了，她的臉兒也轉見蒼白下去；她想哭泣，但是她忍着氣，再走到我的身邊來，對我微笑，似乎想——哦哦，那種半羞半恨的表情，那種說話已不成聲的語氣，突出給我接吻的唇兒。以及那雙求人憐惜的目光，都足以得到人的回心呀！都足以致使人家轉意呀！我，鐵石心腸的我，終於拒絕了；終於拒絕了她：

“刀可架到頭上來；這事還是不能允

許的。”

哦哦，她伏在床前的小屏風上面哭了起來，嚶嚶地哭了起來。外面的語音，因房裏的語音停頓着，也沒有了聲息，屋子裏空氣的溫度，驟然間地忽覺得降低下去，美孚燈光，射在她那散亂的髮兒上面，更其顯出一種慘淡森嚴的象來，我只是坐着椅兒上面冷笑，鬼魅捉着生物喫時那麼的冷笑；我不知道我是個怎麼的人了，我反而感到殘忍的樂趣。

大概因為她的哭聲傳了到室外去。室外又發了一陣聲音：

“吳起殺妻求將，還是想功名富貴，不知道這種薄情的東西，不要老癩，到底是何用意？索性不見面也好，人家也有一個望頭。現在望什麼呢，望什麼呢？”

“好惡的短命鬼喲！三年沒見到，他的心就變得像鐵打的！”

“誰呀，你哭什麼呀！留口子氣好看

這個世界！”

“讓弟弟出來罷，冷病了反而不妙！唉！

想不到——想不到，人要變起來，真快！”

我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算是才把那夜的難關打破。自後，我到學屋去睡時，我夜裏常時把門關緊，另外還把凳子堆在房門的背後。

有一夜，勞勞記得是三月十六七，喫了晚飯好久過後，大家都回到房裏去了，就是廚下，寄娘洗碗的聲音也都沒有了。我正關着門在寫“不答”那篇東西的稿子，望到擺在桌上你那張相片子構思的時候，我的門忽而好像有人在輕輕地敲着似的，我素來是怕狐不信鬼的，學屋裏雖是只有我一個人住，我是知道沒有狐的，所以心裏並沒有發生恐怖的情緒，我就隨便地問了一聲，

“誰？”

“我。”

我聽出是她的聲音，便接着有心無意地再問了一下：.

“你做什麼呀，這時候還不去睡？”

“你不是要煮燉倒茶你喫嗎？”

“哦，是的；你送茶來了。”

我一面這麼說着；我一面就起身把門開開，大約因為那幾日天氣很熱的緣故，所以她穿了一件洗過幾次的月白竹布的褂子，頭上好像打的是一個一字式的劉海，臉上看來還像撲了些帶粉；這裝束，簡直像洗臉過後的裝束。她的左腳一跨過我的門檻時，她就對我微微地笑了一下。我把茶碗接了過來，我就客氣連說了幾聲：

“多謝！多謝！”

她嬌模痴樣地伸出手向我回答：

“拿「謝」來啦！拿「謝」來啦！”

我平靜地應了一聲好，端着茶碗喝了一口，順便就把牠放在桌子上面，仍舊拉起筆來寫着，她大約察出我不大厭氣她的樣子，她就走近一步，把身子的背面，稍微斜靠到桌子的沿邊，問着

我：

“寫信嗎？”

“不是。”

“作文章呀？”

我隨便笑了一笑，並沒說什麼；但她那頭上保髮水的香氣，和臉上撲粉的清味，一口一口的擦入我的鼻孔，使我心裏登時感着一股肉體的愛力，你身上原有的氣味，好像那時也開出了，我手上的筆，不期然她就無力的握着了。我放下筆後，我又正眼望了幾眼她，那個時候月光從窗外射進的光線，映在綠色紗羅上面；滿屋子裏都現出一種水綠色的顏色來，在這鮮明而多情的顏色中，她那雙水汪汪的眼睛，更富有挑撥的力量。那時間；我心裏却很明白，知道自己已無資格愛了她；而且不能愛她的；所以自己極力鎮靜，並且隨便找了句話來，想減低對於她的注意：

“今夜好亮的月光啊！”

她聽了也不覺動是；也不覺不思；只是對準。

我微笑，還把她的右手的掌心搭在我的肩上，問我冷不。攔在肩上的掌心，火也似的發熱，我心裏就有幾分把持不了，但是，還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歸家是因了怎樣的目的，所以我說：

“放下罷，你的手太熱了！”

“我的手熱嗎？我摸摸你的看。”

她那隻傳達心事的手兒過來以後，我自己立時就找了自己欺騙自己的話對自己說，摸一下有什麼礙事的？哦哦，我的手就伸了出去，給她摸：

“你摸啦！我的不熱，是罷？”

她接着我的手在她的手上，她便輕輕地捏了幾下。哦，輕輕地捏了幾下。那是如何的一個撩亂人心的暗示呀！我遍體就感覺一種蘇軟的快樂。好像吃得醉不醉，醒不醒的昏迷；又像遇着南風天似的疲倦；我心裏雖然跳了幾下，我看到她胸部突出乳房的形狀，我就禁不住地想去撫摸她；想去親吻她；並想去接觸她呀！我的意識

只沉沒在麻醉的狀態中；我什麼的什麼也不知道了，我只想貪圖一時間肉體的歡樂。我並沒有想到在這樣的歡樂以後，靈性便要遭永劫的墮落；我寫的稿子不消說是不能再寫下去了，我並且站了起來，預備抱她，抱她上床去接觸的！哦哦，當我一起身，抬頭看見你那擺在我面前的照片時，我的眼睛不知爲什麼發花起來：登時那張相片也好像活的會動的似的：牠對我在說話呀！牠對我在表情呀！牠在譏笑我；在責備我，在詰責我呀！並且這話聽了更難受呀！

「就是這麼忠誠的嗎？」

哦哦，我遍體發抖了！我全部的心腸也跳動了！我再也沒有比那次感覺自己卑鄙到那種境界的。我羞得不敢見了她；我也不敢望了你的小照。我把手擁着了頭，我想避開相片的嘲弄，和我對她的無聊；但是你那照片上的樣子，又在我的手腕下了。我耳邊還似乎聽着你在問我：

「就是這麼忠誠的嗎？」

我被良心的苛責關苦了，我不由得不哭了起來。當然，她不知道我爲什麼要這樣，所以她就追問我：

“你一下子爲什麼這樣哭起來？是我來錯了嗎？”

我哭搖着手說：

“不是！不是！”

“你不要哭啥！你到底爲什麼哭？我來錯了，我就可以去的。你何必要這樣傷心傷意的哭呢？”

我的萬千心事被她這樣可憐的話帶發了，我竟嘩啣大哭着；我斷斷續續地說：

“我……我……的……若……苦……衷，是……是，是沒有……誰……知……知……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春墓太不應當別下你，你對她那麼好！你老實說：你還可以娶她不？若是能夠——你只管；你只管……你不要因爲我在這裏，你就傷心，我是很

“可以成全你的”

“哦！請你莫這麼說，莫這麼說罷！那我簡直要斷腸了！芝蘭，我望你記我的仇！我還望你記我的恨！因為我在你面前犯了不可贖回的罪孽。你不要在我面前說太軟了的話，我的心可要碎了。我只望你把我看成世界上最壞，最壞的人。本來我就是不好的少年呀！請你這樣對我！請你這樣對我！不然，那我更苦了。我固然對不起你，我那又對得起春夢呢？我做了兩方面的罪人，請你現在就走開罷！我越看見你在我的面前，我越覺得我自己可怕。你讓我靜下子，我心亂極了，走！你走！哦，你走！”

我循着她走了之後，我那由卑得慚的心情，逼得我痛苦了一陣，但是，我心裏還是覺得不安，我就實行跪在你的相前對你施行懺悔。懺悔以後，我曉得攤到床上去是會半夜睡不着的，因此我就跑到廚房裏，打一盆冷水，洗了洗臉，悄悄

地打開耳門，一口氣走到河旁的塔下去看月：剛要偏西的月亮，照在水上的波紋，便生出那種幽玄的銀灰色來。銀河星斗的倒影，投在河上，以及秧田的淺水上面，就像燒把死鬼用的金錢一樣。隔岸石頭峯瑰奇的橡樹，在冷靜的月光中，就像中古時代體格魁梧的騎士，使人看了，肅然起敬。蘆叢中，田隴間的蛙聲，和着遠遠山澗流出潺潺的鳴泉，似乎在傾訴人間說不盡的哀怨。我獨立在這糊蒼茫的天宇的下面，壁立森嚴的塔兒傍邊，我打着頭兒向四處望望。遠山，遠山脚下那黑黝黝的森林；茅舍，茅舍傍邊高低的田畦，月光底下驕懦無力的桃兒，風吹依依浮動的垂楊：都能使我傷情，都能引起我的哀感，我不知不覺唱着兩句李後主的詞來：

“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我那相思，懷舊，自憐，悔恨，種種的情緒一齊都湧上了心頭：我像瘋狂發了；我又像黃柳作子，我還像，想借酒澆愁，愁難澆息的人兒一樣。

那我只好讓這種狂情訴諸於哭。哦哦，我倒在塔下的草地嗚嗚地哭泣起來：

“我怎麼會到這樣淒絕的境界來？我的日子怎麼會越過越苦？哦，哦，社會對我刻薄不要緊，家庭對我刻薄也不要緊，總而言之：舉凡這界世上的人類對我刻薄都不要緊！但是，春蔓怎麼可以棄我而去呢？倘使她是與從前一樣的愛我，我剛才那裏會那樣的無聊呢？我這時一個人又怎麼會到這樣可憐的境界來呢？哦哦，以後知道我會怎樣的墮落呀？以後知道得我還有怎樣的苦日子過呀？

死了算了，死了算了，反正人生是沒意思的！”

想到這裏我忽然停止着哭聲，輕移快步的走到春水泛濫着的河唇邊下去：我要跳的，我要跳的，可是那隻在塔上棲着的老鴉，當我正想跳的時候，哇然地叫了一聲，便向西北那隻角上飛

去。我心砰然幾下，並且不自注的仄轉頭，順着方向望去。哦，老鴉沒有看見，西北角上半邊天空裏現出許多血塊似的雲朵，就像要飛了下來似的。我再偏點頭，向白狐嶺那裏一望時，在那嶺的腳下，隱現着幾點燈光。我膽怯了，我心悸了：

“死什麼！世上也有不少和你同病相憐的人，人家也要過了，你就要死？你還可以成功一個名角，你還可以編許多劇本，你的事業還大着呢！”

什麼話！什麼話！其實，這段只有充“什麼話”材料的東西還沒有想完時，我的腳已在回家的路上走了。但總算你援助了我呀！而且你還援助她了呀！否則，她一次爲我所誤，還要再爲我所誤呢。

我自從那生我的地方，了結了我那不得解決的婚姻問題之後，我便到省裏去從事飄流，我忽接到朋友麟笙從這裏寄我的信，他囑告訴我：

那不要膳學費的學校已經停辦了，他却要我與其在沈寂不變的南昌沒有事做，到還是來北京唱唱戲的爲妙。

不錯，南昌有什麼我做的事呢？喫教育飯嗎？我不是進步黨，我也又不是研究系。而況我在一些大人先生的眼裏：只不過是一個闖下了滔天大禍的惡徒罷了。我還能找到喫飯的位置嗎？報紙的攻擊，親戚的揶揄，衆口一聲的責罵：我怎麼也是難以找到糊口的事情呀！要是講到人是具有性靈的，那麼，在那樣板滯而古舊像屠殺場樣的所在，除非你變得和他們一樣的不會思想，否則，是耽不下去的。而且，那許多舊遊之地，曾留過我們倆的脚印的，我是怕重履那些地方的呀！因此我就決定再北上了。離開南昌的前一日，我因要在你那九江的家裏實行一次最最後的見你，我又厚着兩塊皮去到高陞巷看你的四姊，並問你那九江的家究在甚麼地方。我並不管旅費未裕也不，我並不管羞恥也不，我在九江又

去騷擾了幾位好友。煩擾了陳君與常君，請他們做我一備到你故居的嚮導。我告訴他們你的故居不是花果園，是一個名叫茅家塘的村鄉。他們雖是也不認識途徑，最終却闢着了是出東門，過十里亭的一個偏僻的地方。

哦，蒙你純母的情，蒙你母親的情，他們竟出乎我所設想之外的情形，而以賓客的禮節相待。那時你雖未曾讓出你的闔房，我却萬分的感慨，我這樣無聊的人，依然還有人肯來接待，並且有我認定為敵人的肯來接待。但，當我為那個面目可憎的鄉先生問我和你家是什麼關係，我自己難於啓齒，望你出來看看我，而把我與那東西的話兒支開，你偏不出時，我又暗罵我自己輕賤。我想哇地哭出到什麼人面前去訴冤，但你母親那套客氣話，已經使人痛不痛，癢不癢的難受，人那裏還有勇氣去訴冤呢？哦，她太多禮了，她太謙遜了！以前我真不知她是那麼一位仁厚的長者。她那樣對我，就是有地方可以替我伸冤，

我也不敢去對人說我有冤的呀！即使是包青天來找我，我也只有淚眼看他，說不出我有冤的呀！我情願挨人家幾十鞭的打，我寧可不看她的笑臉：因為你和我好時，我不曾看見過她那樣和顏悅色的樣子。所以那時她對我雖好。我總有點疑心她是在碎辱我呀！我知道，我這麼說時，你一定替我母親抱不平的。春蓮，我那又不知道她，是有慈悲心腸的父母？不過在我這樣心境有病的人看來，越是她對我好，越是使我傷心呀。

我的話，也不用說得太過囉嗦；總而言之：更蒙你的情，當你母親進房去後，肯出來與我虛偽地相過旋。你那幾句簡單的問話，固然客套得像對不曾認識過的人兒說的一般，我不知我聽了我的一身怎麼會那麼如蛇見了雄黃，鼠見了貓一般的骨格也覺得酥軟起來。你母親於你未出房門以前時，曾告訴我你們那天是要破親戚邀到他們家去做客，怪不得你的頭髮梳得那麼光

溜，衣服穿得那麼齊整。你和她們——你的母親及姨母——既到開始動身之時，我安得又不走呢？我安得又不走呢？你和她們走向山左，我個人獨自走向山右。同去的陳君與常君，却歇坐在那對過的小邱。當你母親的轎子向着要走的方向前進時，你和你的姨母，因為轎子不夠，所以步行；你特緩住脚步，反過臉兒，柔聲對我說上一句中英合璧的“到了Peking, Write a letter to me。”我聽了這話，登時就如同一個養在獄中的囚犯，正當提出獄去槍決時，還要聽一聽老母少妻關着路頭活祭的言語一樣。我走在以茅家塘命名你那村莊塘邊的堤上，我看着碧清清迎着微風稍起細紋的湖水，與那被風吹着在驕陽中拂舞的垂楊，隨上車水的農夫無心發出沒有腔調的歌曲，雲雀也不知藏在何處歌唱；田禾中還發出布谷哀怨的啼聲呀，使我聞後的遍身，就與在水裏浸着一摸無二，我又想趁一個勢子跳了去的呀！欄後的柁門桶忽地高聲叫着，核

羅，怎麼樣？”這才使我恢復原來的意識。

最初死得萬分神聖的死不死；其次，狠有死的必要而且應死的，又沒死成；末了，那樣一所死的聖域竟又忽略了。好，好，好，到底遭達到了如今這樣不可避免的苦痛。對，對極了！這是我不會為你而死的責罰。——這是我應受的責罰。我這個責罰，今生倘若沒有還清你的，來世還不知更要受怎樣的磨折呢。

我曾硬起心腸捨割你這塊鑲在我心頭上的肉，始我那對我又和善却又凶惡的母親忍着心腸一樣的捨割我這塊鑲在她那仁慈的心上的肉，把你看成極輕賤而且極不值一留戀。可是，這些日子以來，不知怎樣想念你會到這麼的深切；記罷你會到這麼亂麻一般的難以解結。我心中自呈出這種病況以後，我在藝術裏找成就的心思固然消滅了；就是在我最歡喜的戲劇裏去發現“自己”的心思也與春花謝後一般的了無痕跡了，竟越發變得萬分的癡心，以為：再也沒有比愛你更

能發現“自己，”更能成就“自己”的，藝術不能給我什麼安慰，也不能給我什麼榮耀戰兢的安慰，我的榮耀，是在死想活想他，因想你而得成的相思病。只有這一種 Lovesick 的法死了呀。春憂，肺癆一般的情病才是我所急於要得的呀，我爲甚麼要讀大藝術家的作品呢？我爲甚麼要聽大先哲處置人生的言語呢？得第三期沒藥醫的相思病，到是解決這樣苦惱人生的上法呀！春憂，我是快爲你而得這樣的病的了，像這樣天天腦子中充滿藏着可怕的思想，只是想着你的一切，而你又遠隔在那夢中都見不着的地方，相思病怎麼會不上呢？我却情願呀！我並願：到了那將死的最後幾天，趁氣還不曾斷時以前，我把心血嘔個淨盡，讓他留存在這個多病的人世，給與我患同樣相思病的人，一味給絕症情病的靈藥，免得再到我這樣的田地，爲了想一個人，站不是，坐又不是，喝不是，喫又不是的難過。若果我的血吐盡了，還不氣斷，那就燒上幾根那使人睡夢

骨也發起麻下淚的氣喘，直至你來叫我一聲，你平時愛叫我的“西園，你，你，你”。——你不肯到我身邊來這樣的叫我，那就由你寫一封信告訴秦綠，燒一封你發了有誓願在那紙上的信的灰給我吃，然後我好恨的一聲與這你以為美滿的人世長辭。哦，這兩種辦法都太空洞了，因為專誠南回看你的時候，要求你在任何時候寫幾個字兒的信把我，你尚且沒有允許，你還會把我看成一個十分親切的人；當我死時，跑來送我的終嗎？這簡直是夢話中的夢話呀！這樣，倒是上法而且易於辦到：我為不得快死所苦惱，我便找着晃白的快刃將我的身子平截為兩段，叫心在上段的那節腰，痛得像箭一般的飛咬着屋梁，然後滴血；滴鮮紅的血，滴漆黑的血，滴，不斷的滴，一直滴成“春蔓；我死也愛你呀！”還是不止的滴。大家望了那不得交閉而且很毒的目光，那比土還黃的瘦臉，以及不得墜落的半節身段，只是在哭與哀喊。然而沒別的鴻子得那半節身子墮於

地上呀，除了有人當面燒那張你送給我，背後寫有“你的蔓贈”的小照給我，那才能從這雙不交閉的雙目早闔眼，不得墜下的身軀早壓於地上。春蔓，這是實在的情形，並非是我要弄些難聽的話來氣你，也不是我要想些可怕的話來嚇你：我知道，你氣，是不會的；你嚇，也是假的；因為你已對我沒有當日的情愛，我所以要這麼的是：這樣的人世，已經就厭氣極了，再望着你去和別人家相親相愛，我來受苦受痛，活得還有什麼趣味呢，不死？哦，活得還有什麼趣味呢，不死？

我只想為你這麼死去，我只想為你得這樣的相思病的死去。但當我沒有這樣土化我這軀殼以先，我有什麼願望呢？對於家，不知什麼是孝；對於人類，不知什麼是謀幸福；對於自己，不知什麼是名譽——這名譽不是早就獻給於愛我者的榮譽之前了麼？——和富貴。我所樂意的是：只要我們倆相互的擁抱一下，無論遭逢什麼重大的變故或懲戒都可以坐牢就坐牢，挨槍彈就

挨槍彈，甚至把心挖出來，放到滾油鍋裏煎熟了再拉去飼狗都做得。若是能相互的擁抱一下呀，我相信，我這已死的愛情會如枯楊遇着雨露一般的復活，我疲乏了的心情，會如不知所向的孤舟，裝製了舵後去遨遊那奇鄉異島。不但我身外一切的事物會如蝴蝶栩栩地動着而有生氣，就是我這條鎖天裏在憂鬱的空氣中生活的軀幹，也會變作如啄食了忘憂草的子規一般再不知傷春，更不知泣血。我還可以邀神靈賜我與人生真正的幸福呀！但，全能的主喇！我這幸福的擁抱呢？祈求得到的麼？我願虔誠地跪死於我主之前。哀憐得到的麼？我願一罄我的淚珠替主洗去腳上在人間沾染着那不潔的灰塵。全身心除了一時，一時的增加一個無以救濟的渴望之外，誰給我這樣等於神聖之佑護蒼生安寧的一個擁抱呢？倘若我的性情不要傲拗，我可以跑回家去咽哽着聲音叫上聲姆媽，然後抱着她親吻她那快灰白的頭髮；那怕怪我怪得非常的姆媽，吾

了我也曾從緊握着我的瘦手，以哽咽的語調叫我做“我的寶貝”你怎麼瘦得這樣去了！”之後，滾下她兩滴明珠圓而且熱的淚到我的手掌上的。就是我對她，除了我對她那麼狠，再也無人像我對她那樣狠將一點破屋，幾畝破田給她做“脫身費，”兩不相關了的芝蘭，只要我肯去以柔順的心情——怕得不得這樣都行——去親近她，她也是會陪我一同慟哭幾夜洩我幾年來飽嘗人世的苦處，以及對她訴述我在別人處受的欺侮的。這個不足以療治我的渴望的呀！這個不足以療治我這萬分之一的渴望的呀！你那叫我死而美的擁抱，方可以解我這別的國手無從醫治的病症。我明知這擁抱像薔薇一般的有刺，我却不惜把我的身子比作那隻以歌唱催花早開而被刺死的黃鶯。我明知這擁抱是像“蘿歇斯”一個在水中可望不可親的幻影，我却不惜把我的身軀投下去和他永遠的合抱。我和責罵我的人們一樣明白這是癡人做的蠢事：爲了一個像空氣一般

不可捉摸，彩虹一般易於消散的你，咬着牙齒捨棄，九歲時父親死了以後，便把我養大的母親；捨棄了盡心培植我並叫我莫步他所犯過失的後塵的老哥；捨棄一切衛護我如同兄弟一般的好友；還要除了犧牲自己的名譽和地位不算。春蔓，實在說，我總只有一個心呀！我既是要獻給你，我怎麼能另外拿去交給母親，交給老哥，以及其他和我關有涉的人呢？也許，這誠如他們批評我的說話一樣：這是由我的胸襟太窄所致。對的，耶穌的胸懷寬博着惹人譏笑，我的怕要窄狹得使人咒罵罷。不錯呀，咒罵已經挨夠了，我何曾把牠放在心上咧？這都是過去的事，沒有什麼提頭。我現時這不能療治的飢渴，倒是我要設法救濟的。哭又哭不出；笑又笑不成；那想什麼方法以救這燃眉之急的渴呢？

前晚我坐着將到近兩點多鐘的時候，還是半點瞌睡沒有，心裏就燒得——歸真不知道燒還是做什麼——說不出的難過；這間所住的屋

實在不小，我也覺得牠等囚籠似的把我關在裏邊。當同寓裏人的屋子裏的時鐘已打三下，我還雙手握着髮地注視洋燈，——前幾天是用洋燈，今天因為沒有了洋油，所以買了洋燭。——發呆。撇開門去打酒解悶麼？不要說時間已屬不可能，即如可能，我那裏去找相當的數目啊？當當多的零錢才有十幾個，放在那個你送我喫梨，或果食用的小巧而精緻的盤兒內。別什麼地方是尋不出半文銅片。買烟來麻醉麼？一樣是要錢的呀。再拿東西去當麼？我不是怕羞不敢拿去，但我的什麼——什麼——都已送到當舖裏的箱子去寄放去了。無奈這幾根骨頭當不得，當得都由聽差的手送上高高的櫃臺了。爲了排演“咖啡店之一夜，”沒有錢用，我的被都實行對牠不起；並且連借來一位初相識的女友的被也拿去換了幾元錢，買造糞的材料用。現在的被還是應姊的，這怎麼還能拿去當呢？否則，我知道夜裏睡不着，也好在白天拿去當了錢來。買幾斤白乾，幾盒香烟，預

備到晚上睡不着時，喝 薰薰大醉之後，好把那使眼不閉的火潑熄。麻醉的醫藥既沒錢買，覺又不能不睡；這還能說不到床上去這困難就可算解決了麼？沒有的事。結果：我上床躺下了，側着臉朝左，也是睡不着；朝右，一樣的不成。兩眼僅睜着不得合攏。睜得連自己也害怕了起來。我就想到手淫了後，或許能使精神疲倦，而後可望睡着。第一次實施了無效；我就繼續第二次的。那知這兩次非法的行爲，不但無半點靈驗，並且使我亂變的思想來去得更爲輕便，你那黃不黃白不白的肌膚；——像幾十朵敲下樹來用紅緞蓋着的白磁盤裏剩着的槐花映出的色彩一樣。你那又圓又嫩的歌喉；——像百靈鳥似的宛轉，不止像鴉，像鸚鵡，像白毛紅嘴的鸚鵡；不然，就不致於會那麼的悠揚和聽得使人心痛。你的媚態：新彈的氈絨夠不上那麼的柔軟，美酒夠不上那麼的味長。你的乖巧：桃花到了春天雖是知道對待遊客獻媚，但有人說輕薄，看了你的乖巧，只

是覺着異常的憐愛，異常的心癢。我又想到你那夜對我發的不變心的誓願；我又想到你那夜說“春宵一刻值千金”時的危險；我又想到你喊我做“好哥哥”時的那雙媚眼。哦，哦，前塵如作，什麼都想到了，什麼都想到了，就像打多了次數牌的人，睡時到處是‘紅中’“白板”的東西在他眼前亂轉似的。我到了那實在睡不着了之時，我只好聽思想轉到那裏睡與不睡聽其自然的，到天要亮的樣子，才恍惚的睡着了。

今夜又發了前夜一樣的老毛病，並且比前夜的病，發得更厲害，只是焦燥，厭煩。酒，烟，都白喫了人家的，而我還是氣悶：我自己曉得睡不着，我也就懶得上床去，坐着望天亮總不是善法，所以我自己就打主意來寫這封說出了心中梗着許多要說的話的信，看是能醫治一下不？萬語千言，說是說了這麼多，但心裏還是摸不着癢處似的難過。只約模約摸比前夜那種無聊而且缺乏常識的行爲，和剛才未寫這封正在寫的信之

先，燒你給我的紅絲帕，喫得以求解“渴”——並不是口渴——的辦法要高出一點，然而心裏現在還是燒的，現在還是燒的，現在還是燒的，我的心怕都要燒焦了呀。可是春蔓，我却要對你聲明一下：我並不是因為厭惡你的贈品，而要把那手帕燒毀了好出你的氣；不是的，絕對的不是。你如不信，我就把我今夜煩惱增加以及喫紅絲帕經過的原因告訴你：

當索妹他們既以那善良的心意，邀我上中央公園去舒散胸懷，我就馴服的允諾了。在綠陰重重的葡萄架的底下的石凳上，坐着同去的諸友，正隨便的閑談時，忽地兩個並着肩的女郎，中有一個簡直像你的，天人一般的朝我們的面前走了過去；我的心微動了一下，不料同去中的幾位女友要惡作劇地誇獎那女郎的面龐怎麼的俊秀；衣服怎麼的雅緻；腰部怎麼的不如你的，又是什麼後影如何完全的像你；像這一類的話就說了不知好多。我難遏止的心火，因發她們

澆火的油一般的謊話燃燒得旺到了極點：我就想溜溜地離開他們躲到人跡少有的地方去痛哭。聰明的素妹知道了，她便監視着我，哦哦，那我只好默然不聲我望着她們談話與嬉笑。當時間到了要各自回去喫晚餐的時候，我便拉着荷包裏偶然比我豐富的周君和我同在公園裏逗遛到了月亮東升之後再回。看月，是遁詞；——完全是我向他們說的假話呀！實在我是想看一—看她的，看一看與你一般美麗的她的呀！等到他們走了之後，我無意的憂愁着臉，蓬鬆着髮與周君在水榭那兒數着脚步的慢走。怪不怪，迎面來的兩個女郎，其中有的那一個就是像你的。天呀，她的目光還不離開我的身手而對着我，並且微露齒的對我笑呀！像你，真像你！我幾乎叫了“春”“夏”出來！我幾乎想跑上前去拉着“她”的手，問“她”不理我的理由是否的確！並且問“她”要怎樣才能使我們這個成了死灰似的情愛復燃。哦哦，理智在那時，算是也給了我一點好處，說：她

不是你，她不是春蔓。我才一味癡呆地望着她走過我的身邊，可是我的雙目畢竟沒有離開她身段所到的範圍。我向右反轉頭再望着她，天呀，恰恰她的頭也向左轉而向我，我們的視線竟接觸了。我就更不能不回轉身子不動而望着她的背影啊。她走不幾步便回轉頭來向我一次，她走個不幾步又回轉身來向我一次，有幾次她還叫她的女伴同回着頭來向我。我便枯木似的望她，直至她要出公園那轉灣視線所不能及的地方。我受了她那目光的催眠，我更不曉得要怎樣心裏才覺得舒暢；我急的只曉得把自己的手上的指甲往脈上那點皮膚上不住的，咬緊牙齒的扶，扶。最後，我就催周君到長美軒去喝酒；酒喝了兩大瓶，無濟於事，我就傾出那小瓶裏的醋來喫，醋，喫完了，依然不知道要怎樣便好；於是我就抽起烟來，繼續抽了五支也沒有起什麼變動。我平常喫幾口烟便要喊頭昏的，那刻子喫了那麼多——在我這個不會喫烟的人看來，就算多一

一都不曾覺得頭痛。我在公園裏實在過不去了，我就別開了周君跑回自己的公寓來。這公寓去公園的距離很遠，我一口氣走回，也不吃力，也不氣喘。聽差問我要臉水不，我說不要；問我要開水不，我也說不要；我的內部就覺得擺在我眼前的事物，都是我所要毀滅的對象。我的目光兇惡得像瘋狗要想嚙人似的一樣；我的牙齒鋒銳得像老鷹抓着小鷄不放時的一樣。我沒有能力去殺人，我只有自己躺在床上去亂滾亂轉；坐起來想笑，不曉得笑是要咬着牙齒，還是閉緊嘴唇；想哭，不曉得哭是把眼睛閉到，還是打開。這樣鬧了好久，這不可遏止的苦悶，只是不可遏止。我想想讀你幾封信，看是能使心裏得平靜不？讀了，也是不中用，眼淚屑也沒有出；就是信上說的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同時見了那花包服裏的那塊紅絲帕；我就想到把他燒成灰咽下時論不定還有點効驗，我的念頭一到這裏，我就決定了要這樣辦，可我在未燒以前，曾將繩拿在手

中使勁的聞了一聞，有點氣味，大概是香，倒沒有久置箱中而失去牠原有的味道。我又假作惋惜地把牠放到臉上去偎了一回，胸口上撫了一陣，然後才劃然地撕了幾條放在燭上燒成了灰，放到杯子裏去，將開水沖着吞下。味兒不苦，不過稍微有一些烟燒味和那沒燒成灰而刺喉的餘塊。我不曾起惋惜之情，我也不曾感覺人去物忘的傷心！因想到你親手贈給我，曾抹過臉與嘴的紅絲帕變成我隨身的所有物，決不至像你本人一樣快要給我枕的白臂，忽而要掙紮得去給予別人，到稍欣慰了一下。只是感覺不出平靜的快樂，而一味的是渴。

春蔓，我這樣說了，你可以看得出我不是因恨你而把你的贈品來毀滅的罷？真的，我是想，把這禍因你而生的無名的疾病，仰借你的手來醫治的，但，你人在那麼的遠，莫諱你已把我看成了芥末似的微細，就是沒有，遠水也救不得近急呀！因此我就不得不想出這種拙法：把你的贈

品來替代你了。那知道這種渴病上了身，煙酒既不是止痛的奇妙品；手淫，寫信，吃手帕，也不是解渴的神藥方，渴還是要渴的，哦哦，渴還是要渴的！渴！渴！渴！那時候是渴的，這時候還是渴的，永遠怕得都是渴的，春蔓，春蔓，我渴，我渴，我渴呀！這樣的渴，死又何常能救濟呢？擁抱呀！擁抱呀！美而能解的擁抱呢？王后，我的王后，你那惻隱之心，該施捨出來救護我這樣的可憐的人呀！王后，美麗的王后，給我以美而解渴的擁抱呀！

天已大亮了，已大亮了！老鴉祇咕噪地亂叫；洋燭已沒有了。寫也寫不下去了，渴還是渴的，這怎麼了？這怎麼了？哦，「春蔓」，昨天怕到的今日又來侵蝕我的生命了。魔怪，生的魔怪，無法驅除的魔怪！春蔓，巫女般的春蔓，趕快把你那使魔怪慄慄的“擁抱的符”給我佩帶呀！你我不是沒有過夫妻的情誼的呀！你我不是沒有過夫妻的恩愛的呀！雖則我們沒有照例的打過

一次同心結。春蔓，這一點你都吝嗇麼？這一點你都吝嗇麼？我現在要哭了！我現在曉得怎麼的哭了！我現在曉得哭的目的了！哦哦，張牙舞爪咬我的那時光之魔嗣，饒恕罷，饒恕這蹂躪得快死了的人罷。主，我主，這樣的人不救還去救誰呢？

版權所有

1—2000册

1927,12,付印

1928,1,出版

每册實價 1 元 0 角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印行

